

2017年的诺奖得主终于出招,科幻长篇《克拉拉与太阳》写出对人类未来的隐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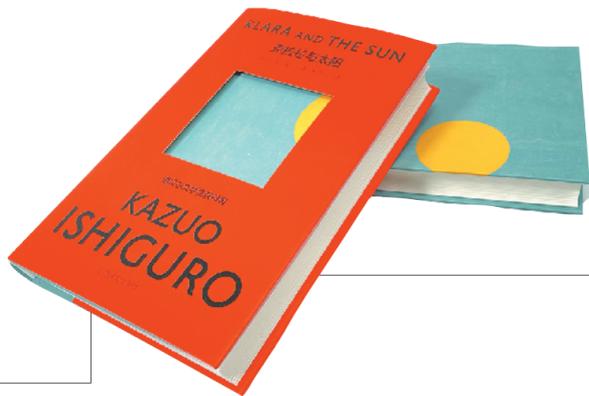
# 童话的开场,是石黑一雄的伪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石黑一雄经常把写作过程比作剑术：“你们静默地看着彼此，草叶在身下浮动，天空中酝酿着紧张的气息，你的大脑飞速运转，之后，就在刹那间它发生了，刀剑在空气中划出呼呼的响声，你们中的一个被击中，砰然落地。”实际上这个过程通常都要花费至少五年时间，对峙思考的过程漫长，比如这本新长篇《克拉拉与太阳》。

2017年，石黑一雄听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正笔耕不辍，而彼时他笔下的那部小说正是《克拉拉与太阳》。据说，获奖后石黑一雄不得不暂时停笔，以免奖项所造成的损害，波及到小说的主人公“克拉拉”。

今年3月8日，《克拉拉与太阳》在全国线上线下书店全面上架，诺奖之后的高潮“一击”终于砰然落地。提前一周，上海译文就与全球各大出版社一起加入了花样百出的新书预热氛围组，其狂欢度不亚于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热闹。而对于石黑一雄而言，这只是他的第八部“普通的作品”。



“童话”里的故事在未来都可能发生

“罗莎和我新来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商店中区，靠近杂志桌的那一侧，视线可以透过大半扇窗户。因此我们能够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游客、乞丐和他的狗、RPO大楼的下半截。……如果我们过去的时机凑巧，我们便能看到太阳在赶路，在一栋栋大楼的楼顶之间穿行，从我们这一侧穿到RPO大楼的那一侧。”

《克拉拉与太阳》的开篇无疑像是一部童话故事故事的开场，主人公“我”，也就是克拉拉，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仔细观察她所在的商店以及透过橱窗看到的风景，期待着她未来主人的到来。

而石黑一雄决意要写这个故事时，脑海里酝酿的情节的确是一本在女儿小时候讲给她听的童话故事：一个关于不怎么健康的孩子被限制在房间里的故事。她和她的娃娃一起看日落，直到有一天夜里，他们逃离了房间，去外面的世界……然而当他征求同为作家的

女儿的意见时，女儿却认为，这个故事会给孩子留下心理创伤。于是他决定为成年人写作这本童话故事。

《克拉拉与太阳》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美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回顾了有关她与主人乔西一家的记忆记录。在石黑一雄的设想中，那时的机器人已经和吸尘器一样普遍，基因编辑成为常态，而生物技术的进步已接近重塑独特的人类。必须承认，童话故事里的一切在未来都会成为可能，并在当下已经埋下了可能的危险的种子。

作家的追问：我们所爱的人能否真的被机器取代

全书的高潮部分出现在乔西母亲对克拉拉提出请求的时刻。这位母亲面临大女儿去世，乔西也即将病重离世的双重打击。无法承受打击的她请求克拉拉，“延续乔西”。

与少女乔西朝夕相处的机器人克拉拉，真的能够凭借着远超人类的洞察与学习能力，学习乔西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乃至她全部的内在人格吗？对于这个近乎存在主义的问题，

“延续”计划的操刀人卡帕尔迪先生、乔西的父亲保罗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各自的解读。

卡帕尔迪先生坚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什么独一无二、无可转移的东西，所谓的人心只是一个古老的修辞，一个等待着被科学和数学彻底粉碎的迷信。乔西的父亲则将人心比作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间套着房间……机器人克拉拉又会如何抉择？

“什么是爱？我们所爱之人能否被取代？爱是否能够被科技篡改的假象吗？”这是作家想要读者思考的命题。

关于爱与死亡的命题，作家在重复发问

这不是石黑一雄第一次书写爱与死亡的命题。他曾在2005年出版的另一部科幻小说《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中提出过同样的命题，即：真爱能否推迟或击败死亡？

在《莫失莫忘》中三个克隆人少年只能活到30岁，到那时他们身上所有的器官都会被摘除，用于手术移植。其实在魔幻小说《被掩埋

的巨人》中也有相同的主题，只不过那里并不涉及科技的命题。在他看来，即便人们不相信来世，不相信灵魂，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应该明白，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体现，幻想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力量。

但是当我们把场景设置在未来，幻想会成为现实，人类似乎就不再是独特的生物了。那些独属于人类的情感会发生什么变化？人类的灵魂又是否真实存在？

《克拉拉与太阳》的英文版编辑、克诺夫出版社编辑主任Jordan Pavlin说：“这或许是石黑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一部。这部小说中讨论了关于人心——‘房间套着房间套着房间’——以及记忆、悲伤和爱三者之间的关系。”

未来人工智能会如何或许真的不是石黑一雄想要在这本书中关注的焦点。写作时他还刻意没有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或珍妮特·温特森的《弗兰西斯斯坦》。他说他仍希望《克拉拉与太阳》会被看成一本读起来“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小说”。但正如他以往的作品，需要探求，才能获得慰藉。“通过呈现一个艰难的世界，你能够显露阳光。”

## 特别推荐

### “岛上书单”·社科类

青岛日报社、青岛全民阅读研究院联合发布



《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傅莹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版

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的新书，主体为当今世界的关键词——变局。变局中如何看世界变化，中美之间到底在争什么，本书帮助我们认清并把握新冠疫情与中美关系——风险、选择和路径，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一间自己的房间》(英)维吉尼亚·伍尔夫著 于是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版

在文艺女神伍尔夫的作品中，总能遇到那个你一直想成为的自己，至少是有一个方向或一个方法。伍尔夫说：“女人要想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一间自己的房间》涉及女性在经济、教育、职业、生育等许多领域面临的困境。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才是幸福之源。



《钝感力》(日)渡边淳一著 李迎跃译 青岛出版社 2020年版

“钝感力”的概念由渡边淳一首次提出。这本书是渡边淳一汇集75载人生经验所撰写的超级畅销书。日本媒体评价此书颠覆了敏感的人比钝感的人优秀这一社会常识。作者从健康、恋爱、婚姻、职场、人际关系等方面阐述了钝感力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烟火漫卷》迟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版

“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冰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烟火漫卷》可以说是迟子建献给这座冰城的长诗，由作者和她笔下与这座城市难解难分的一群普通人共同描画完成的。书中人物的人生夹杂在这座城市的复杂历史，多了几分沉重与无奈，同时又因人性本身的放纵与教赎，多了些波澜和戏剧性。



《巴黎美人：我是我自己》【法】珍妮·达玛斯、劳伦·巴斯蒂德合著 米粟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版

无论17还是70岁，都可以活出生动的自己。全球时尚意见领袖珍妮·达玛斯和ELLE法国版前主编劳伦·巴斯蒂德，历时两年，走访和记录了20位生活在巴黎的女性和她们的生活，听她们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生活日常。

李魏

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写尽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与美好——

# 秋园与之骅，八旬老人的“妈妈和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 直性情讲述

《秋园》，是太质朴的文字。

秋园走时，之骅六十多岁，在巨大的悲伤中，一个女儿害怕母亲的痕迹在不算遥远的某一天被彻底抹去，于是，她决定开始写作。捧起《秋园》，好像在翻开时就已经做好准备，这是要去秋天的园子里看看那些经历了雨雪和狂风冰雹一次次裹挟而结出的歪扭却生命力旺盛的果实。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这样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自从写作的念头浮现在杨本芬的脑海里，就再也无法按下去，那些往昔如流水在笔尖奔淌。

对于杨本芬而言，她写作的既是母亲秋园，也是以母亲秋园为代表的那个时代底层生活里普通女性的群像。苦难掩不住柔软的光芒，秋园、之骅、小泉等不同年龄的女性，在无法探究的混乱生活秩序中，保持着顽强而丰沛的生命情感。

单看《秋园》的讲述，的确是粗糙的，但因为其特殊的创作场景，这种讲述本身就是非常感人的。秋园的挣扎、绝望与幸福，亦是那个时代众多女性的缩影。年过八旬的杨本芬，母亲经历的痛与爱撕扯着她的情感。“我想想，我妈妈这一生不容易的，我就想把她写下来！”

## 时代揉不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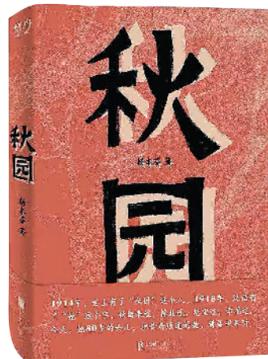
母亲，是一个人在独立本我里最初的精神图腾。在秋园生活的岁月里，没有谁能打撈谁的一生，哪怕是一个拼着命的母亲。但秋园们在贫瘠中对生活的追求，却柔软了孩子们的一生。

即便在望不尽的苦难里，女性迸发出的力量依旧让人惊叹。秋园曾一人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秋园利用在南京妇女补习班学到的手艺帮人做衣、绣花、打鞋底、做袜底，靠这些缝缝补补的活计来贴补家用。人家给的不一定是钱，也有谷、米、菜、薯、柴……给什么，秋园就要什么。”

在艰辛的生活里，秋园尽力维持着这个家的体面。在女儿之骅的记忆里，母亲秋园遭

这是一间四平方米的厨房，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沸腾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杨本芬随时在一张矮凳上坐下来，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从六十多岁到八十岁，杨本芬用粗陋的文字留存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也温暖了自己心底深处。

在杨本芬80岁这一年，她的处女作《秋园》与读者见面了。在那些浮水般挣扎求生的岁月里，杨本芬的母亲秋园承受与抵抗着时代的洪流对女性命运的冲击。女性总是对生活一往情深，伤口上的盐粒与手中的野花草并存，见证着中国女性在底层生活里可贵的善良与顽强。



《秋园》杨本芬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遇不公没哭过，被不讲理的邻居咒骂没哭过，带着自己去讨饭时面对热情的学生家长却泪如泉涌，面对善良的馈赠时，秋园终于卸下了

自己的坚强，无法抑制住自己情感的倾泻。

秋园与之骅的身上，对读书的向往更是让人动容。秋园当年答应媒人嫁给丈夫的条件，便是“让他送我读书，等我中学毕业了再结婚”。“秋园也好，之骅也好，这一生总是想上学而不得。之骅老对孩子们说，她这辈子就是没有念够书。后来，之骅的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有读者把《秋园》比作女性版的《活着》，书中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常常是简明扼要地一笔带过，却意外有了字字戳心的痛楚，乡间百姓对苦难的承受与抵抗，折射着那些时代。

## 自由而舒展

1918年，我国新文化运动初期重要作家、著名诗人和语言学家刘半农提出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称女性。1920年，刘半农在伦敦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从“她”字逐渐被接受，到赞美女性的诗歌开始流传，在最前沿的社会认知里，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已经突破时代的围墙，悄然转向全新的方向。到如今，提起“她”，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爱与美。

事实上，当我们肯定女性的某一种品质，或是提起某一位女性的社会角色时，不是在说，女性因这种品质和社会角色才具有价值。当时代发生巨大变迁，今天的女性因为什么而感到慰藉，又因为什么而感受到自我的价值呢？

或许是选择的权利。人生的转折点上，生活的节奏随之发生巨大转变，秋园无从选择，而今天的女性可以选择。

或许是向前一步自我实现的勇气。在贫瘠的山起台生活，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秋园还是决定迈出一步，去花屋小学当老师。秋园可以，今天的女性更加可以，勇敢地迈出向前的一步。

“动身去花屋小学的那天，秋园穿着件深蓝底洒白蝴蝶的布旗袍，脚穿带襻的圆口平底黑布鞋，梳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发型。”这种纯粹的喜悦，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能够让女性得到慰藉的环境，是一个优雅的环境。每一个母亲和女儿，都应活得自由而舒展。每一位女性，都应活得自由而舒展。



## 萌语话书

### 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很多人问过，为什么关于女性的文字，不问新旧，老反复出现三个字：爱自己。难道女人真的如此不经事，连最基础的自己都爱不好吗？是的。实情是，相较于爱，我们对于这身份，更常练习的情绪是厌恶。”这段话写在吴晓乐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里，正如这句话所表达的，这是一本女性视角的书，而作者也是位年轻女性。

在她并不热烈却真诚的文字里，她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写出了每个普通女性在成长的标志性阶段面临的问题：身体的变化，性别的自我认知，重男轻女的祖辈，亲密关系的模式……而这些构成了一个女性成长中面临的各种规划，这不仅是对一个孩子的规划，还附加上一层对女孩的规划：女孩要乖，女孩要美，女孩要自爱……

作者作为年轻女性，与上一辈女性不同，虽然代际差异并没有抹掉现代女性承担的形象，依然与上一辈相近，但新成长起来的女性挣脱的姿势和力道却大有不同。作者开始审视女性正在遭遇的诸多性别困境，正如从书中摘录出的这段话所表达的，每个女孩成长的过程中都接受着一套顺序俨然的“厌女练习”，那些教条如空气般顺着呼吸进入到她们的体内，让很多女性无法真正地尊重、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在这样的规划下，女性要如何成为自己，如何面对其他女性？爱自己这一步如果还太难，那首先要放下对自己的恨。在内省的自我审视中，女性可以从社会对于女性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中挣脱出来，在万般无奈的困境中也勇敢地叛逆姿态，就像这本书名所写的一样，“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芝萌